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李元綱著

厚德錄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宋李元綱著

厚德錄 全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本

宋李元綱著

厚德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厚德錄提要

宋錢塘李元綱撰凡四卷元綱為孝宗時上庠生是編盛陳果報兼涉神怪如張孝基以還產為山神等事觸目皆是作者本闡揚因果之旨以警世勸善用意良厚平心論之藉以誘掖愚蒙未始不可然終乖儒者立言之體也

厚德錄卷一

宋　李元綱著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族滅。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

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轉運司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

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不以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定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乃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

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衊。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退。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於。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況賚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昷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之首。我當降。願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劒往即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讐者為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

由得行。上怒解。昷之落職。知虢州。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騃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司。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語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

呂蒙正叅相。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之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

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閲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閲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去。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旣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山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知非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旗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輿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忘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章楶之子綖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畸。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張煅鍊。綖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當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訓詞云。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

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爲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昭明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龍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褒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訓詞云　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爲善峩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覲所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爲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賫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清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參善知識何大圭自閩來云□師□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此謂也

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丱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過僧於壓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時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不妄。

趙閱道少保。寛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曽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出陳正敏遯齋閑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之。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禄。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

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歷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為相。乃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歷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

及門人姜潛以下。並出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牓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閼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

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出魏泰東軒筆錄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僊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

暮以一親置酒。酒酣。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出范文正公竇諫議事跡記。

厚德錄卷一終

厚德錄卷二

宋　李元綱著

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羣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瓮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出僧惠洪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外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亦有文。後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

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作傳以厲天下。

曹州於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司門郎中王繟。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干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尚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君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

過。輒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蓬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日與飯。參儀。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命官於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賈詢。廣都人。倜儻有奇節。輕財尚義。樂濟人之難。王均之叛。縣宰初暐奔山中。無以自匿。恇怯不能行。詢負匿其家。又使親黨護送帥府。暐卒免害。暐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院。

劉輝簽判。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已。出蒲中行澠水燕談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

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風悖艸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當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爾。故憫之。出李畋張乖崖語錄。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艸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出楊文公談苑。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

如此臣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 真宗欣然嘉納。

出嘉祐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左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訖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職方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具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吏。吾以聞。淇懍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因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聞者爭出錢以償。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淇乃簡肅公之壻。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猶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乎。至是事敗文

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至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整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敎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出范蜀公東齋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愛。開醼。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出劉斧翰府名談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出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敎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

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渝感心骨。丞相疾。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羸衰經三年以報。仙僧文瑩湘山野錄。

宮禁火災。真宗驚惶。語王文正公旦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翼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罪狀。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出王素王文正公家錄。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真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鞫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下錄問。昭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邪。歐公遂清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出王巖魏叟志獻公別錄。

王沂公曾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鄭郡以强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校書郞張子奭居三川閒。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頷之。未幾。檄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出王暐王沂公言行錄。

工部侍郎胡宿。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慊已。遂辭去。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喻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隣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闊略。而後廷式管勾江州太平官。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為文以美之。出沈存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曰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出呂原明語錄。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授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視文理乖謬。撫

掌絶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坐侍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中辭謝而去。出晁氏客語。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夫則負擔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浹旬。其夫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欣然承事。飲食澣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謙。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閭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慇懃待之。畧無慍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出范資玉堂閑話。

孫學士元忠樸。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嘗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識。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者少矣。侍講。謂滎陽公呂原明也。出呂居仁童蒙訓。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嘗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出聖宋掇遺。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范文正公。少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出劉延年孫公談圃。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朝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恕於父母。親至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出范忠宣公行錄。

慶曆中。刼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

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出蘇子由龍川別志。）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數以少擊衆。幷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譖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侯可寓逆旅。有書生病亟。將為庸醫所誤。侯與書生無契素。特哀其途窮。輒叱去醫者。自為調藥餌病。病間。始與之告別。（出呂厚明呂氏家塾廣記。）

陳秦國公省華。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

賓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厚德錄卷二終

厚德錄卷之三

宋　李元綱著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掊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鞫人。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出張唐英嘉祐名臣傳。

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為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賊猝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司馬侍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摭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嘗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屈。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

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詿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從之。

馬少保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始訊究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體量安撫。時大饑。遂發義倉粟。賑貧乏。蠲耀州逋租。除龍圖閣待制。真宗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怨昵。必盡稱道其長。人以為長者。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籍為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八。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為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席。出俸錢為償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織

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王待制贄。權知荊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婦且奉事無不謹。贄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救鄉里故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頒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刧。為鄉人共謀殺之。坐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為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虔州。錄孝行。圖於牙門以示民。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惸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囚。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甚衆。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坐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為名者。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

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祕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張密學奎。守夔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逋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於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輸錢。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恣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汙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饑。有持杖盜殺發囷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饑。乃出俸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

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稽內翰穎父適。嘗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令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勑奬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學遵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卒謀亂。事覺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歲饑。發官粟數萬碩賑民。民得不流徙。

趙樞密積。為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十數人。楚

掠強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積適出郊。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廉於財。父死。以財物分諸子。鼎悉推與季弟。及在臨邛。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職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族人。一日盡。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尤儉約。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郎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振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已發之。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蜀旱饑。而州民逋官租。以鉅萬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之。

石中允介。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為徂徠先生。

劉從事顏。為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歲饑。發大姓所積粟。以活數千人也。

李防禦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爲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矣。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饑。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廉。權知滄州。有刼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隣里而周訪之。皆曰。此平居。放不事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旣二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

靳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家。旣而吏獲所殺人者。

康團練德輿。爲大名府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之

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興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免墊溺者數萬人。李仲昌。治資聖歸役兵數千人。會雨潦。道不通。不能得食。又以舟濟以食。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為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畧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宋輔學。輔死。母子貧困。希亮以女妻其子。而贍䘏其母終身。出兩朝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女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出熙豐故事名臣傳。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

一日謂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富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劵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劵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劵給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啟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閱旦傳。乃得此文。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東政。及文

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勑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富韓公弼。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還知除鄆州。復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搖。而公疑亦因是寢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出葉少蘊避暑錄話。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冢。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生庶。又生庾。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出王完國聞見近錄。

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孝謹。葬外氏十

餘丧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習讀。（出王皡王沂公言行錄。）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今行之。（出李攸本朝事實。）

大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之。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之。今後曾有贓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院內流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有材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捃拾米鹽果菜細碎以為贓私者。遂永不得進用。衆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者

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叙用。一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材能。並許奏舉。特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貶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黜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饑歲鄉民貸舉菽粟。聽其自取。牧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代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渡。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災異饑饉。而鄰郡多閉糴。右正言充祕閣校理吳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上從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非此耶。上感寤之。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譴罰被奏

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頒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捃拾者。仰奏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已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已上侍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上侍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者。以員多闕少。皆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夫人年過七十。須臾無有侍側。則煢然不安。今使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耶。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以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者得盡其□。

□是親老□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羌酋二十人。屬殆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訖受代。無敢有叛者。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

亦令負擔。承矩以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矣。

謝德權。平咸中。凶人。劉煒。僧澄雅。訟報政與許州民陰結西戎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仁君何以御臣下。臣何以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關隴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三司使趙玭。潛白太祖。太祖召普與玭面質。玭大言普販木。太祖大怒。進班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玭誣罔大臣。太祖意解。因令扶出。玭貶為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為泉州留守。惟岳為通判。會盜起仙縣蒲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為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判官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騎。遣防而

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嵗餘。從恩親信。言防肎誣。以活人命。從恩歎。益加禮重。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厚德錄卷三終

厚德錄卷四

宋 李元綱著

劉中丞溫叟。性端厚方正。動必由禮。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人以太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藥有天靈蓋。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然命致瘞於郊外矣。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兗門下。劉守光破滄州。盡殺呂兗家。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匄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宮府上聞者。 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出范蜀公本朝蒙求。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卒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 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出邵伯溫辯誣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曰。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嘗爲貫延徽譖。幾遇禍。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爲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卞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鎭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爲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多遜善。薄張泌。上嘗問多遜昉頗爲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深攻其短長。張泌時時造其第。或問泌。泌曰。我爲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干。今雖退居。可見其德。

李濬父超。爲禁卒。從潘美。掌刑。以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人皆以爲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衆。在相位。事有涉干請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之負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故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叅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名器。人服其公。

張文懿公仕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憸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嘗忤其意。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逃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詁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詁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為罪詁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詁遂獲免。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附。洪面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嘗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為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胡。中書議歸之□□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受人金。參知政事陳恕。諭令及禹錫。而實不知。一日引因詣便殿。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因袒以見其箠掠且遍。曰。彼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　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　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薦其才。語不及他。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李參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贓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吳節使元扆。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檝。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涖。民無墊溺。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

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服。而彬獨進擢及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約歸欵。偽朝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給宗族。無餘積。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按朱能王先偽乾祐天書事。逮逮者衆。唯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減死論。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聞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邊郡。

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讐與叔家有怨。

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夏英公竦。知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賜詔褒諭。

田樞密況。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

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拯。爲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與族子爲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密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六十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比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懟

郭防禦瓊。齊州歲饑。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隣境至者。郡人詣闕以言。詔立牌。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

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强。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出洪景盧夷堅志。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沙門島舊制有定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

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焉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 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 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此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 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 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 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以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上深然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 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王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耶。可劄與寇準知。 上意亦解。

李文和都尉。好士。一日名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文和。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 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無象乎。 上意遂釋。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

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晁文元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回護。如免髮膚之傷。以上出王定國近錄雜記續錄。

公言李沆相。秉鈞日。有狂士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公言呂申公。奏請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勑裁。今為著令。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瞻視聽察之間。有可以和難解紛者。不得不為。仰福祖考。下庇子孫。未必不由埀方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以上出傳獻簡公佳話。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

君曰。既聘而後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以上出陳無己談叢。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 神文睿德寬仁。故弃城者得以滅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賓。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躬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蠲舍緡仍日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字少列。侍郎有五子。長曰獮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益不誣矣。以上出王彥輔麈史。

厚德錄卷四終